

风神的女儿

三位靓丽的空姐
三位俊朗的男士
情海漫漫
风波连连
人各一本难念的经
还得好好念

沈

亚著



I247.5
4007

沈亚 著

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神的女儿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风神的女儿

作 者: 沈 亚

责任编辑: 赵小雨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京新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792-4/I·756

定 价: 72.00 元(全套共十册、每册 7.2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多姿、多彩、多奇

(代序)

阡 陌

沈亚本名陈淑玲，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

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但说起电视连续剧《戏说慈禧》也许就不陌生了。《戏说慈禧》在台湾播映时，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戏说慈禧》，作者就是沈亚。《戏说慈禧》正集和续集一已在大陆播映过，续集二于五月末拍竣，目前正在作后期制作。《戏说慈禧》续集一的电视小说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还将出版根据电视小说《戏说乾隆》撰写的《戏说乾隆》续二集电视小说。

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籍贯台北县。1959年10月6日生辰，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发表过的作品有《人鱼座女子》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戏说慈禧》《爱到深处》等电视小说。

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已出了二十五部，三四百万言。大陆首获版权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第一套十部，江苏文艺出版社近期获得版权，继推出席绢作品系列后，接着推出沈亚最带代表性的作品系列。在这一系列中，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一种是以《狩猎情人》为代表的“惊险爱情小说”包括《银翼天使》、《失落的羽翼》、《火神之舞》等。

这几部作品故事不是一个，人物虽有不同，但其中的一些人物是贯串的。例如在《狩猎情人》中出现的人物林奇、魏吉儿、林磊、潘亚迪、林捷等。有的是《银翼天使》的主角（林奇、魏吉儿），有的是《失落的羽翼》的主角（林磊、潘亚迪），有的是《火神之舞》的主角（林捷、汪维德）。这一类型作品的总的特点是戏剧性比较强，发挥了作者高度的想像力，虽也谈情说爱，但那是附丽在复杂暴力斗争上的饰物，整个小说读来如同惊险小说。

以《银翼天使》为例：

这部小说是围绕着一一种叫“银翼天使”的奇怪电脑病毒侵入全美二百余家电脑公司主机，造成重大损失为因由开篇的，全书围绕一个电脑高能，爱情“低能”的孤儿魏吉儿的生活和爱情展开故事。作品糅推理、侦破、爱情于一炉，使你坠入迷宫，牵着你的心，一步步进入深渊，又一步步登上高山，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故事快速的推进，使人应接不暇。情绪的烘托、氛围的渲染都十分强烈。

而主人翁的爱情结合在这种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在曲折复杂的矛盾中得到了发展。那种爱尤其叫人回肠荡气。

沈亚在创作这一类作品时除了动作性强外，还更多地动用了电影电视的蒙太奇手法来推进故事，演绎人物。

她的语言精炼、准确，没有冗句，也许这是她当过电视编剧的原因。她的作品在情节上很少有漏洞，结构致密，布局合理，张弛有度。故事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的发展、解决都较理性化，相对来说爱的感受、爱的体验、爱的触觉，往往被激烈的冲突所掩盖，使读者来不及去体味。这也是沈亚作品与席绢、于晴、林晓筠的不同之处。

这一作品集中还有沈亚另一个风格的作品——魔幻爱情小说。《斑蝶》、《妖精新娘》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

沈亚把人的心魔具像化，在她的作品中出现了“妖精”，那托身斑蝶的妖精演化为人形，到人间寻找真正的爱，揭示了人间的种种丑恶。看似荒诞，其实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意像，通过魔幻来讽喻人生，鞭笞丑恶。

这一作品集的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像《叶罗》、《血沼泽之恋》、《鹰翼下的风》、《风神的女儿》等等。

而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纯正爱情小说当数《风神的女儿》。沈亚在这部书中塑造了三个性格绝然不同的空姐的形象：空姐欧阳轻风天真浪漫，外表成熟而内心则仍如少女般稚真；空姐杨志敏温柔婉约富有都市女子与传统妇女结合而成的贤慧能干；另一个空姐周凌思则潇洒独立，内心怀有痛楚却仍坚强处世。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性，却能和睦同处一室，然而由于闯进了三个性格迥异的男性，才产生了三个完全不同，却同样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情绪的跌宕也好，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使读者不得不紧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这就是沈亚的魅力。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比于晴要显深沉。是否如笔者所言，哪就要读者诸君自己去体会了。

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有读者群的话，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盖面要超出上面两位作家的年龄段，文化层次更高一些，那样理解才更准确、更深刻。

附沈亚作品集书目：

《银翼天使》

《叶罗》

《被风吹走的孩子》

《天使鱼的逃亡》

《鹰翼下的风》

《失落的羽翼》

《梦幻末世纪》

《翻梦录》

《旋舞》

《坏脾气女郎》

《三个爱情贩子》

《火神之舞》、

《血沼泽之恋》

《人鱼座的女子》、

《斑蝶》

《妖精新娘》

《独角兽的情人》

《狩猎情人》

《面具下的独脚戏》

《冤家》

《魔羯奥非斯》

错过思念

将对你的思念幻化成树
根植在记忆的最深处
交错以温柔及苦涩的枝桠
成为生命中永不遗忘的指标

思念 在寂寞之中
喧哗翻腾
以一种 绝不屈服的姿态
阻挠着将要远行的 爱情
时间 过滤 记忆
留下来的你我 将以何种心情忆起
褪了色的缠绵
那 错过的扉页

我 将念起你 以最美的那一瞬间
而你 将以什么样的心情
与远去的我
重新缝绻？

风神的女儿

第一章

这曾经是个迷人的职业。

曾经！

她疲惫地将行李扔在客厅的地上，整个身子倒在沙发中呻吟：“天哪！我发誓我绝不让我女儿将来当个空姐！这根本不是人做的职业！”

“你已经第一千次说这句话了！”她笑呵呵地端出一杯水交给她：“巴黎好不好玩？”

“你问我可怜的腿吧！”她奋力地爬起来，贪婪地喝了一大口水，两眼迅速地扫了四周：“凌恩呢？”

“还没回来，大概会晚一点，她下个礼拜飞澳洲，现在正在店里盘点东西。”阿敏拍拍她的肩：“先去洗个澡休息吧！明天不是还要到公司去？”

欧阳轻风呻吟：“杀了我吧！”

“如果你明天不去的话，这个愿望会很快实现的。”

“阿敏，你就不能给我一些最基本的同情心吗？”

她轻笑：“不幸得很，同情心近来缺货，我买不到。”

“为什么？”她努力侧着头思索：“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空中小姐是项好职业？我为什么不立定更伟大的志愿？比如科学家之类的？”

“欧阳小姐，麻烦你不要睁着眼睛做梦，那会有损美容的。”阿敏故意逗着她。

“杨志敏！你根本冷血无情！扼杀梦想的刽子手！”她咕哝着抱怨，心不甘、情不愿地提起行李往房间里走。

“宵夜吃水饺。”

她立刻精神大振，涎着脸哀求：“二十个！拜托！”

“十五。”

“十八行不行？”

志敏又好气又好笑地瞪着她：“上次是谁抱怨腰围太粗的？”

“那个人已坠机死在大西洋中了。”她可怜兮兮地望着她：“昨日之一切仿佛昨日之死！”

“我不想再买磅秤了！”她警告。

轻风像小狗似地点点头：“我赔你十个新的，二十个！求求你！”

“欧阳轻风，你早晚会上不了飞机的，理由是太胖！穿不过机舱门！”

“啊！水饺，死而无憾。”她满足地闭上眼！

周凌思细心地清点帐本上货物的数目，这是每个月的例行公事。

和两个好友合开这家小店已有一年多，店里卖的东西和服饰全是她们由世界各地采购而来；现在跑单帮的空姐已不多，而她和志敏、轻风却乐此不疲。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过安定的日子，年少时向往多采多姿的飞行生涯，过久了难免倦怠——

这间小店似乎代表着一种安定的力量。

平时不出勤时她们轮流看守小店，偶尔三个人同时出勤便找朋友同事来代班，一年多下来虽然没赚多少钱，却仍能维持不错的营运。

这得归功于三个人全然不同的性格所造成的眼光上的差异。

杨志敏温柔而女性化，离过婚有了一个小女儿的她，心思细密，挑选的服饰及小东西都十分实用，而且符合经济效益；例如同样质料的衣服，她绝不会带像“圣罗兰”的这种名牌回来，反而会去寻找一些款式相似而设计者知名度不高、价格公道的回来。

欧阳轻风则大而化之，仍然孩子气的她，来自父母宠爱的家庭，凡事都有些漫不经心，却十分富有浪漫气质，唯美中还带点淘气可爱，她喜欢的东西通常价格不会太便宜，却绝对符合精致格调！

而周凌思自己呢？她是三个人之中最潇洒的，很少

去逛店面，反而喜欢在大街小巷中穿梭挖宝，找不知名的雕刻家，不知名的设计师，带回来的东西千奇百怪，不见得有用却一定很怪、很吸引人。

这样三个女人开的店自然很丰富，可以网罗不同的顾客群。

女人是很奇怪的生物，当她尚未将心交出去之前，她可能会对另一个人百般挑剔，可是一旦接受了对方，却有百般容忍的本事。

凌思、志敏和轻风便是如此！她们互相关心却不会相互干涉，那种和家人一样亲近却完全没有负担的感情，使她们彼此珍惜至今！

想着想着终于点完了，她伸个懒腰正要打呵欠，却发现有个男人站在店门口对她含笑以对。

她一惊连忙收敛姿态，多年来严格的训练已使她不管在任何时刻都能以最好的一面面对客人。

男人已推门进来。

“需要什么吗？”凌思客气的问。

他自信地微笑：“我站在外面很久了，看你正在忙，不好意思打扰你，我想买一份生日礼物，希望你替我选择。”

凌思打量眼前的男人，纯粹职业性地评估着他，在她所见过的那么多的男人之中，他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高度够，眉宇之间有股阳刚之气，谈吐自信而不失

风度——“是送女朋友还是……”

“妹妹。”

凌思仍不改其专业态度：“多大年纪呢？令妹喜欢哪一种风格的东西？”

“和你的年纪差不多，至于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我倒不清楚，她调皮得很，成天活蹦乱跳的——喔！她是个造型设计师。”

凌思想了一想，走到一个小柜子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条飞龙造型的古龙银手链：“这个好吗？是伦敦一个设计师设计的，造型很别致。”

男人很认真地打量它：“这看起来像刚从土里挖出来。”

她笑了：“今年流行复古，令妹既然是造型设计师，应该对流行风向很清楚，这是设计如此，并非真的古物。”

“那好，就它吧！”男人点点头将手链交还给她：“麻烦替我包装。”

“好。”凌思细心地找了个小盒子将手链装进去。

男子望着她许久，等她包装好抬起头来之时，两人的视线再度交会……

“我叫林皇宇。”

“林先生。”她将小盒子交给他，顺手接过他数好的钞票。

“你不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他有些好奇地问。

“有必要吗？”她数好零钱及发票交还给他，仍是礼貌地微笑：“谢谢！欢迎再来。”

“我以为交换名字是礼貌。”

“男生的礼貌。”仍带着笑，眼底却已有了一丝不耐！

林皇宇被挑起兴趣了；眼前这个小女子看起来和善亲切，没想到却是只收起利爪的小狮子！

美丽而危险的小狮子。

“那我能不能请问芳名？”

再坚持下去似乎显得太小家子气，她只好点点头：“周凌思。”

他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俊朗异常。“周小姐，谢谢你！我会再来的。”

“再见。”

林皇宇朝她点头微笑，步伐洒脱地走了出去，连背影都写上了“自信”两个字。

凌思耸耸肩，这种男人见得太多反而有些遗憾。

其实她并不欣赏太强悍的男人，尤其有些根本只是一种伪装；她会喜欢的男人该是刚柔并济的，可惜那种男人少之又少！

“凌思？”

“啊！”她意外地站了起来，笑意在脸上形成：“阿

凯！你怎么来了？”

他的脸上有着腼腆的笑意：“轻风是不是今天回来？”

她揶揄地笑了笑：“来打探军情？”

“也不是……”他噤囁着：“我想去看看她，又怕她不开心……”

“阿凯，你这样追得到轻风我才不信！”她叹息着摇头。

安中凯是个再内向害羞不过的男子，偏偏又爱上大而化之的轻风；她知道轻风是最恨别人扭扭捏捏的，而中凯非常不幸地正好是个中翘楚！

阿凯是个灯光师，在影剧圈还小有名气，她曾看过他工作时的专注及认真；奇怪的是，一离开他的工作岗位，他便像换了个人似的放不开。

轻风老是嘲笑他是：照亮别人，掩藏自己。

“别再泄我的气了。”他沮丧地摇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凌思无奈地望着他：“那你是打算怎么样呢？我等一会儿就打烩了，你是不是想和我一起回去？”

他犹豫了一下：“上次她要出国前，说她想不再见到我了……”

“轻风只是孩子气，你认识她这么久了还不了解她吗？说不定她早忘了自己说过什么话了。”

“那……”

“阿凯！”她劝道：“如果你真的喜欢轻风，那最好改改你这优柔寡断的个性，否则我保证你一辈子也别想把她追到手！”

“凌思，你回来了——阿凯？”志敏欣喜地招呼：“好久不见了，你好吗？轻风才刚回来呢！正在厨房吃饺子，你要不要吃？”

“不用了，谢谢！”他不太自在，地跪拒，站在她们雅致的客厅内有种不知所措的笨拙。

“坐！”凌思推他坐在沙发上，和志敏交换一个无可奈何的眼神。。

“凌思！是不是你？快来吃饺子！”轻风兴奋地端了盘饺子走了出来：“……阿凯！又是你！”她有些意外地嚷着：“我以为你已经阵亡了呢！怎么又出现了？”

“我……”

“拜托你口下留情！”凌思白了她一眼：“不要老是欺负阿凯老实好不好？”

“我哪有？他那么木讷老实，都快成上古圣人了，这种人种太罕见，我怎么忍心欺负他？”她一脸无辜地嚷着。

阿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阿凯则呆滞的坐着。

轻风又好气又好笑地叫：“还不过来一起吃？木头

人！真没见过比你还木头的人！”

“真的？”他有些怀疑地问，仿佛不太相信她会突然转变态度似的。

“懒得理你！”她白了他一眼，迳自坐在桌前大快朵颐。

“来呀！”阿敏臭他，“放心！饺子是我包的，我不会在里面下毒的。”

安中凯想了许久，终于还是放弃，从口袋中掏出两张票，来到轻风的面前：“这是你一直想听的演奏会票，我托人买到了……”

“哦！然后呢？”她斜睨着他，表情明显的十分挑衅，似乎要看他有没有勇气说下去。

他涨红了脸噤了了半天：“明——明天晚上七点半——我来接你。”

“明天我在公司。”

“那——那我到公司去接你。”

“如果我不想去呢？”

他硬生生地清清紧张却仍结巴笨拙的喉咙：“那——那——”

“哇！”她突然暴吼一声，他吓了一跳，倒退好几步，票都震落在地上！他不安而惊惶失措地站着。

欧阳轻风顿时泄气：“算了，你明天到家里来接我吧！再见。”